



袁龙辉在对漆耳杯缺口处进行补配



江宇在对一件修复中的博山炉进行缓蚀封护处理



王雨夕在为一件修复中的漆盘补色

触摸汉代文明脉动

这是一座年轻与古老交织的博物馆。

年轻，是因为它从开馆至今仅四年时间，今年5月才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古老，是因为它的馆藏文物都来自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它就是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

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集“帝、王、民、侯”于一身的人物，将大汉之灿烂繁华，尽数掩藏于江西南昌新建区鄱墩山下。

一群平均年龄不过30岁的年轻人，从校园课桌转向文物修复室，在一器一具、一简一字间，拂去历史的尘埃，触摸汉文明强壮而有力的脉动。



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展陈的宴饮场景

妙手回春：

让文物以原貌与世人相见

历经2000多年时光，由于地质变迁、地下水位变化等原因，海昏侯墓出土的许多器物都有腐蚀、变形、残损等情况。但经过文物修复师的“妙手回春”，大多数文物都能以原貌与世人相见。“这是我在老师指导下，修复的第一件器物。”博物馆里，修复员江宇指着一件从刘贺之子刘充国墓穴出土的青铜镜说。2020年，从中国地质大学毕业的江宇来到刚刚成立的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成为一名文物修复部门的工作人员。

那一年，他和同事袁龙辉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文保团队学习，对刘贺墓出土的车马器进行了修复。有了跟班学习的经验后，他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着手修复青铜器。

“现在回头看，那时候措手不及的样子还挺有意思。”还记得刚拿到需要修复的青铜镜时，江宇傻眼了——一个塑料盒子装着不少青铜器碎片，碎片上还有很多附着物，锈蚀特别严重。“只要充分了解文物病害，就能对症下药，治标治本。”在修复项目负责人、原中国国家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部研究馆员杨小林的指导下，江宇对碎片进行了文物病害图分析、能谱分析、硝酸银定性分析后，完成了青铜镜的“病情诊断”，随后他和袁龙辉开始动手修复青铜镜。

借助化学药剂和物理工具剥离有害锈蚀，粘接犬牙交错的裂痕，对铭文或图案，既有的要保护、破损的要修补、磨灭的要恢复……正如“拼图”般，在不长的时间里，江宇与袁龙辉完成了青铜镜的主体修复工作。

为了让文物整体色调一致，并尽量接近其在出土时的外观，掩盖修复痕迹，大部分文物在完成修复的最后一步通常是“做旧上色”。在文物修复领域，“做旧上色”的效果也是评判文物修复技艺的重要标准。“小伙子不要急，先浅后深，先少后多，慢慢尝试。弹、画、抹、点，看准位置不能乱撒。”驻扎在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的原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霍海峻也加入工作组，手把手地教他们如何进行“做旧上色”工作。

为了模仿上色部位周围纺织物的痕迹，江宇用纺织手套在补配部位轻轻按压并配合矿物颜料和虫胶，完美复刻了纺织物和铜锈的颜色和形貌，补配的痕迹也消失不见。江宇说：“那时我才真正意识到什么是‘画龙点睛’了，明白让文物‘活起来’并不是一句空话。”

相辅相成：

持敬畏之心不断研究学习

今年5月，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新修复的17件漆木器与观众见面。海昏侯墓共出土了3000多件漆器，只有1100多件保存较为完好。经过多年修复，达到展陈条件的漆器也不过几十件。

在博物馆一楼的漆器修复室里，修复部门工作人员王雨夕正在和一件碎成了三瓣的龙纹漆盘“较劲”。“这还是保存较为完好、能辨识出器形的漆器，修复起来比较‘简单’，但也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现在到收尾的时候了。”王雨夕手持一根纤细的画笔，蘸取调制好的色漆，小心地在文物的缺损处补色。

作为文物修复人员，王雨夕不仅要学习各种修复技术和理论知识，包括材料科学、化学、科学仪器的使用等，同时还需要培养耐心和细心，以及对历史的敬畏之心。不仅如此，在漆器修复的过程中，她几乎每天都会接触到生漆。“漆器修复，需要使用生漆，但几乎所有人都会对生漆过敏。”王雨夕说，从最初开始每天需要与药膏为伴，到现在过敏的情况越来越轻，她觉得这仿佛是自己和文物互相“治愈”的过程。

“对这种过敏反应也没有特效药，只能硬撑，等完全适应了，好像身体内产生了抗体才不会再过敏。这是大多数漆器修复人员必须挺过的难关。”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吴镇华说。

“每当修复完成一件文物时，所有的困难都被成就感和幸福感冲散了。”王雨夕说。不仅仅是王雨夕，在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成立之初，因场馆还在建设，许多刚出土的文物在完成提取后，必须与其他文保机构联合进行文物修复。“我们采取边挖边学的方式，搭建起海昏侯墓首支考古发掘与文保团队，开始了文物修复工作的系统实践。”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海昏侯墓考古队领队杨军说。

事实上，海昏侯墓自2014年开挖封土堆后，为对不便运输的文物进行抢救性保护，就地搭建了4000平方米的漆木器、简牍、金属器、纺织品、实验室考古的文物保护工作用房，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文物修复人员那时即已入驻。

“我们全程参与了海昏侯墓现场保护及室内文物保护修复工作，掌握了考古现场文物保护性提取及发掘后文物清理整理、检测研究、保护修复工作。”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李文欢说，来自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文物保护团队由6名平均年龄32岁，具有在职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和本科毕业生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组成。在他们的带领下，一支10余名擅长金属器、漆木器、陶瓷器等文物修复技能的技工队伍也迅速成长，先后修复南昌汉代海昏侯墓出土文物约1000件套。

薪火相传：

助力文保事业生生不息

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的竹简修复室，两排整齐的蓝色托盘放置在墙边，一根根竹简整齐排列于托盘中。“这些是海昏侯墓出土的五千多枚竹简中的一部分。”湖北荆州文物保护中心文物修复师陈亦奇说，海昏侯墓出土竹简的修复一直由该中心承担。在一旁观摩如何清洗竹简的袁龙辉，是在结束了青铜器修复项目后，转入竹简修复项目的。“这个比漆器修复难多了。有的竹简得借助机器才能分辨文字。”袁龙辉说，竹简的修复极其考验修复人员的耐心——每一枚竹简都要经过纯水的清洗，去除表面覆盖的污渍后，再用细小的勾线笔头，轻柔地点触竹简表面的污渍，以流水带走污渍。“光这功夫没有几年的练习，不敢轻易上手，稍有不慎就是一个古文字的消失。”袁龙辉说。

虽然有青铜器、漆木器修复的经历，但在竹简修复领域袁龙辉却是个“萌新”。得益于博物馆与合作方共同培养修复人员的创新模式，他才有机会接触竹简修复这项技艺。“有一次，我给一盘已经清洗过的竹简拍照，发现竹简上写着‘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这几个字，当时就有种历史照进现实的感觉，原来我们和2000多年前的刘贺读的是同样的书，写的是同样的文字。”这种穿越的既视感直冲内心，让袁龙辉再次感受到了传承的力量。

2020年，由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联合成立的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考古工作站揭牌，同时采购了一批用于实验室考古和文物保护与修复的专业设备。“高校毕业的学生进入博物馆工作，虽然具备做文物修复的理论基础，但缺乏实践经验。”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副馆长范丽君告诉记者，培养文物修复人才，需要有项目提供实践机会，帮助他们积累经验、提升技术。

44岁的管理在2019年博士后出站后就加入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海昏侯考古团队，担任了4年的文保组负责人后调入江西省博物馆。“要培养出一名成熟的文物修复师，至少要以10年为期，同时还必须具备长期坚持的信念。”如今，作为江西省博物馆馆长，管理也在积极开展文物保护与修复人才培养工作。

来源：《光明日报》